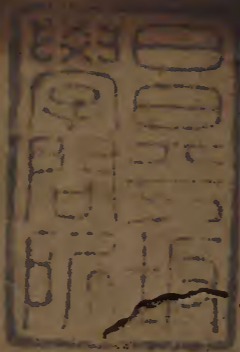


仕學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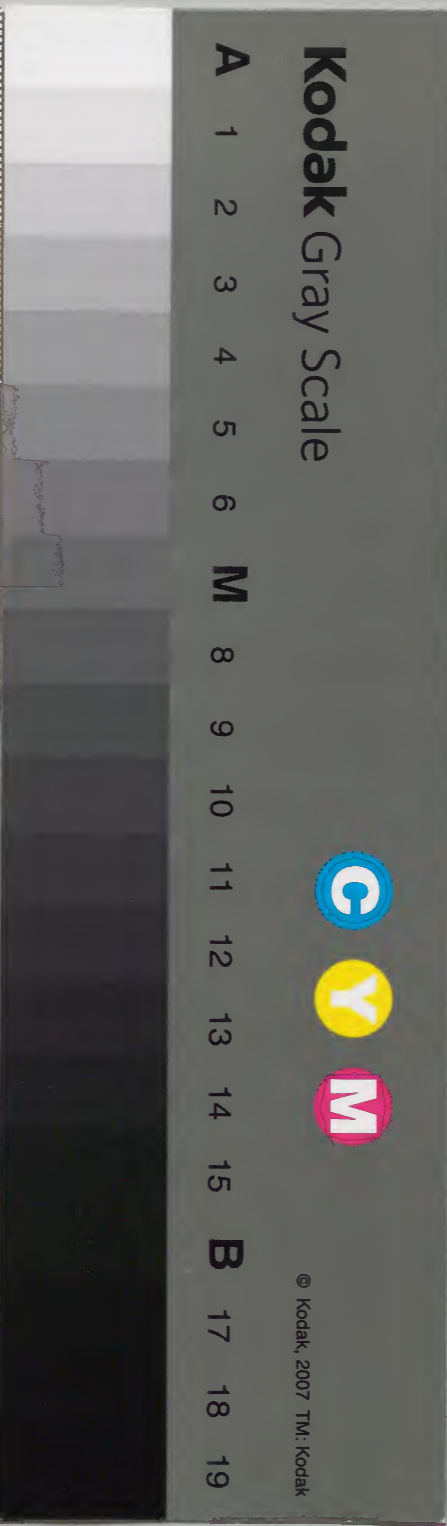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七五
一七五
〇二〇
六册架函號類

一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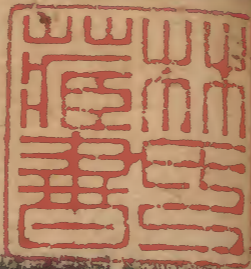
開文
九七五
三八一
四六

雜家
八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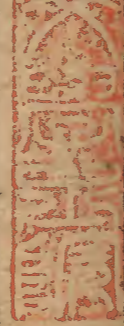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0
冊數	6 (1)
函號	303 5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皇朝仕學規範序



士大夫多嫩天資至錯謬行予往
 鮮合中道才不逮微法度也前
 言徒行可微可師佩服弗替如循三
 尺則幼學壯行多法而予中節競前
 備為易與肆老意之所傷跌宕事
 經血滂之握依幸而齟之亡聞人猶以

不始怒也如得氣名在處貴頭有識
將起賢共之之歎在規矩以觀全
材屏範模而良器是圖世固無若子
也仰惟

熙朝

累聖纘承一以姬孔道學造天正士
登碩儒少風心異步武相屬其

大其功五在天銘立萬壽壽德未易
闕測也如問學之固深操行之端方
政子之精醇與夫信功隱德之辭
奧論深播皆兩步皆之以擅稱一時
詔憲多世鑑天資之庸樸粗知讀古
日思枚滌膏梁之智以從賢士大夫
後是以之瘠之寐前於採撫舊少凡云

勅舉措粹於中道可揭為法程者
悉派之鱗次奉為鉅編以便省閱夫
知必繇學故先必為學子之行之也
也故次之以行已之有餘斯可推以為人
故次之以泣者為政莫如德故次之以臨
治有德者必有言故以詩文終焉謂
其皆言為終身法遂自之曰

朝仕學規耗且析為四十卷庶
幾以餘心惟趣白非其德昭於中者
大學之謂也儼乎正人端士之在左在
也傳之云乎也其俯而就之也其
不為僕方用是自知之也願以自志
其之

淳熙歲丙申四月秦川張鑑時可序

皇朝仕學規範總目

卷第一

為學

卷第二

為學

卷第三

為學

卷第四

行已

卷第五

行已

卷第六

行已

卷第七

行已

卷第八

行已

卷第九

行已

卷第十

行已

卷第十一

行已

卷第十二

行已

卷第十三

行已

卷第十四

行已

卷第十五

行已

卷第十六

行已

卷第十七

位官

卷第十八

位官

卷第十九

位官

卷第二十

位官

卷第二十一

位官

卷第二十二

位官

卷第二十三

位官

卷第二十四

位官

卷第二十五

位官

卷第二十六

位官

卷第二十七

位官

卷第一十八

泣官

卷第二十九

陰德

卷第三十

陰德

卷第三十一

陰德

卷第三十二

作文

卷第三十三

作文

卷第三十四

作文

卷第三十五

作文

卷第三十六

作詩

卷第三十七

作詩

卷第三十八

作詩

卷第三十九

作詩

卷第四十

作詩

皇朝仕學規範總目

皇朝仕學規範所編書目

太祖朝名臣傳

太宗朝名臣傳

真宗朝名臣傳

仁宗朝名臣傳

英宗朝名臣傳

神宗朝名臣傳

哲宗朝名臣傳

徽宗朝名臣傳

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魏彥博德允編

皇朝類苑

江少虞編

皇朝名臣言行錄

朱熹元晦編

揚文公談苑

億大年

小畜文集

王禹偁元之

張乖崖語錄

誅復之

丁晉公款錄

謂謂之

王文正公言行錄

曾孝先

宋景文公雜誌

祁子京

宋子京筆記

廬陵文集

歐陽脩永叔

濂溪通書

周敦實茂叔

胡安定言行錄

援翼之

胡安定孝行錄

翼之編

程氏遺書

顯伯淳
正叔

程氏外書

橫渠理窟

張載子厚

橫渠語錄

臨川文集

王安石介甫

范忠宣公言行錄

純仁堯夫

元豐類藁

曾鞏子固

王氏談淵

陶樂道

杜氏談錄

游務之

塵史

王得臣彥輔

孫氏談圃

夕君字

倦遊雜錄

張師正

涑水迂書

司馬光君實

元城語錄

劉安世器之

元城譚錄

南都道護錄

胡瑗編

名賢遺範錄

東軒筆錄

魏泰

節孝先生語

徐積仲車

澠水燕談

王闢之聖涂

韓魏王別錄

王巖叟編

曾魯公軼事

公亮明仲

晁氏容語

和氏談選

平時

韓莊敏公遺事

續王汝

文昌雜錄

雁元英

三蘇文集

洵明允 軾子澹 轍子由

南昌文集

黃庭堅魯直

夢溪筆談

沈括存中

後山文集

陳師道履常

後山詩話

李氏文集 馮方叔

師友談紀 方叔編

上蔡語錄 謝良佐顯道

龜山語錄 楊時中立

詩文發源 王直方歸叟

唐子西語錄 庚

曲洧舊聞 朱昇

李氏詩話 錚希聲

玉壺清話 僧文瑩

湘山野錄 僧文瑩

冷齋夜話 僧惠洪

泊宅編 方勺仁靜

陳氏詩話 輔之

吳氏詩話 聿子書

呂氏家塾記 希哲原明

永嘉文集 周仁已恭叔

聞見前錄 邵伯溫

聞見後錄 邵博

步里客談 陳長方齊之

嬾真子錄 馬大年七鄉

涪陵記善錄 尹焞彥明

龍溪文集 汪藻彥章

省心雜言 趙邦獻

許氏詩話 顛彦周

分門詩話 李頌編

藝苑雌黃 嚴有翼

潛溪詩眼 范温元寶

珊瑚鈎詩話 張表臣

石林避暑錄 葉夢得少藎

石林燕語

石林詩話

古今類事 委心子編

古今總類詩話 任舟編

呂氏童蒙訓 本中居仁

折獄龜鑑 鄭克編

張橫浦語錄 九成子韶

張橫浦日新

四六談塵 謝俊景思

五峯遺文 胡宏仁仲

竹坡詩 苦周紫芝少隱

蒲氏漫齋錄 大受

樂善錄 李昌齡伯崇

韻語陽秋 葛立方常之

夷堅甲志 洪邁景虞

夷堅乙志

麗澤文說 呂祖謙伯恭

已上計壹百件

皇朝仕學規範所編書目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一

爲學

司馬溫公光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
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
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
漢風

晏元獻公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中晏公請往府學仲淹嘗宿學中其教學者皆有法
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息皆有時
刻往往潛至齋舍調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
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

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
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
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
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洵年二十七歲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
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
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
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
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
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

橫上下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
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嘗語客曰某修
學時最為貧窶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
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為四塊早晚取二塊
斷薑十數莖漿汁半盃入少鹽暖之啗之如此者三
年

朱昂侍郎甫弱冠辭親游學其父給錢二千以為行資
徑入衡山書院服勤學問孜孜不怠夜則拾桐油子
然以誦書三年業成而歸復以二千納于父封識宛
然

司封郎中孔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壘上夜燃松
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中其科
李待制行簡家素貧能立志自學坐
上讀六經每至
夜分雖寒暑不以少易又聚木葉
丁書其筆法道勁
聚書至萬餘卷多手自抄寫人謂之李書樓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於南都其困窮苦學世無比
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
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
明日何可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
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祠部郎中強至字幾聖少有志節力學問年二十舉開
封府進士黜于禮部退而嘆曰非有司之罪吾術未
善耳乃益自刻勵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吳俗喜遊
嬉請謁公閉門一切謝絕當食不揚匕筋蚊蟲嗜膚
不一舉手撲之曰是皆害吾學之功後果中上第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王質之女封魏國夫人
公既娶爲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
復石介李遇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
分不寢一舉登皇祐元年進士乙科後公貴魏國猶
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
燈煙迹也

盛文肅公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休未嘗釋手

或勸之少休則曰吾自樂此非以為勞也

衛尉寺丞向綸雅有奇節不妄交目念世祿子弟溺志

膏梁之間乃晝夜刻苦于學日誦數千言一記輒不

忘

虞部郎中李虛舟家貧無書假本於人必手自抄錄夜

則絃誦長為辭章頗出流輩出皇朝名

崇政殿說書榮陽呂公希哲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

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

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

夭之所由定也宋崇文公雜志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師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

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

文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

卓乎其可來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

可至也並出廬陵文集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

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

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出濂溪通書

安定胡先生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秦

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

有平安二字即接之澗中不復展讀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為先故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並出胡安定言行錄

程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知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教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室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而近有用力處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遜以養其體

文章物來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皆所未備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默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
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為死灰
豈有直做塔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
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
言必有事焉一本有而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

處有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始
得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
反說約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
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
也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
是窮得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
感萬端又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

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古人為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問巷耳自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

有義理以養其心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上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

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

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

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

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

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

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

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

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

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唐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已上出程氏遺書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

為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禮得之

學之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宇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

下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謹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百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

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已上出程氏外書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是只是須涵泳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於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則居之安矣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
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
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
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
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
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言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
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
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會中

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
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
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
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
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
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
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
老聃萇弘郊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

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明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
育其德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
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
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文則
自覺進也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藁雖有鐵鎗
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已上出橫渠理家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
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已上出橫渠語錄

子路無宿諾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而未能有行惟恐
有聞此可謂有勇矣學者之病常在於無勇使之勇
焉中庸之極可坐而臻也出臨川集講說錄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也先
君因曰我見小宋即景文公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
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出慶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出津
水近書

先生謂馬永年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褻貶古
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

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為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也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第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即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已

司馬溫公嘗言言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諒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公又云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公見時已有三十餘簿出元城譚錄

胡瑗問學者所守要道畢竟如何公曰尋常未嘗與人言既蒙下問不敢不對學者所守要道亦只是一字更無兩字只一勤字盡矣學者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中立門人有黃鏐者亦見問嘗以是告之瑗曰甚善甚善只為至誠無息學者誠以為主勤以行之不亦善乎公曰誠是本勤是末求之不已謂之勤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也出南都道護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

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出東軒筆錄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宿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楊中立公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只尔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已上出晁氏客語

忠憲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上學書日
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 繖以自蔽時世間

印板書絕少多是手寫文字每借人書多得脫落舊

書必 錄甚詳以備檢閱蓋難再假故也仍必如法

縫粘方繼得一觀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放逸印

書足備尚不能觀良可愧耻 出韓莊敏公遺事

學者纔有此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

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始
得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
於此則不得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
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
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蔡上出
語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

為學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有力來方知不易夫學
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
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
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
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
略無毫髮歸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
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

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慈不為非義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已上出龜山語錄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其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丞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

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光勸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口誦數十遍

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獻康節辭而后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日艱難如此當為子孫言之

伯溫少時因讀文白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位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遜矣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已上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

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

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已上出涪陵記善錄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

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

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榮陽呂公嘗說揚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

而記之榮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天子為能備物惟聖

人為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榮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

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怒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

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

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上書每授三百

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

尤要聲重則記作

張橫渠詩云若知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濫公作橫渠哀

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

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据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為

本也

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嘗云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已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或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上哉

李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眾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

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熟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進益否

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為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為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理也漢景帝鼂錯教用

術數宜其亦不免也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善畫者於一枝一葉意象思索僅得其似而化之一陶千枝競發萬葉爭秀濃纖小大不失毫髮其勞逸不同而真偽自分人之所得於心與得於人者萬萬相遠此可與知者道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已上出橫浦語錄

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

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佳

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胷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亦可耻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行吾決安可視為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溉育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謂此也

已以為是眾以為非已以為非眾以為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惑於聖人矣否則

是非皆私心爾奚擇焉

孔門學問非徒載之空言必期見於行事故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告之以其恕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行此二句至於可使南面學云學云空言云乎哉

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君子之學宜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山谷荅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知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
何官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及事孰
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
則文章不為空言矣浦上世張獲

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
則用不妙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
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
理為先也然非身親之則不能知味

大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
以貫之直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能吉凶與民同患
為天之所為矣此聖門事業也

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幾妙也危
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于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
後敢以立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後一進
未至縱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人心消磨未盡也
及至縱心所欲不踰矩方是道心與天無一故
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更不
稱仲尼也今之學道者少有所得則忻然以天地之
美為盡在已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
之君子論於聖人之門乃是自弃自暴者耳

學者所以學為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
定心志定則當其歲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
利物矣反是則其害豈可勝言已上出五峯遺文

伊川之學無虛頭只要實塌塌地用功踐履一節節行
到

伊川云敬以直內凡人修學當先以敬為主此蓋顏氏
克己復禮之說其門庭大玄先躬行耳已上出蒲
氏漫齋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

行已

魏侍中仁浦性長厚在顯位未常有驕矜之色接上大
夫尤有禮解州刺史鄭元昭嘗因事謗仁浦仁浦既
貴終以德報之語在元昭傳又漢隱帝寵作乃使賈
延徽延徽與仁浦為鄰嘗欲并仁浦之第以廣其居
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或有擒延
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而報怨不忍為也
周祖聞之稱為長者

范魯公質性不急好面折人然廉介未嘗受四方饋遺
自內苑至相位僅三十年所得俸祿多給孤遺閨門

之中食不二味故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後 太祖
因講求輔相謂待臣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營產
業真宰相也 並出 太祖朝名臣傳

竇偁太平興國七年夏以本官知政事先是偁與賈琰
在 上幕府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

上與諸王宴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
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媿於心哉坐上失色

上亦為之不樂因累會白 太祖出偁涇州

至是始大用偁中謝 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

偁曰 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 上曰非

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偁頓首謝

鬼成熙故宰相行仁之子其性仁孝長者弟威信任節
度使駙馬都尉亦僕衆多費用益廣威熙所受先人
貲財市邸第得緡錢以十七八與弟威熙裁取一二
自給而已累興藩郡所至皆理性寬厚嘗一日召僚
友宴飲如衆兩所轉運使市得越中陶器因大治具
羅列之侍者數人舉食按前相嘲誚反按盡碎之坐
客皆失色威熙不之怒止令更設他器別為盛饌亦
不營責侍者寬厚有器度專務掩人過部下吏有材
術孜孜引薦

李文正公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多
譖昉於 十人有言於昉者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

後盧事敗昉頌為揮解之 上因言盧多遜居常

毀卿不直 錢昉始信 上由此益重昉

王侍郎祐之知制誥也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每諷

祐欲與已協共擠普祐不從以為唐宇文融嘗與張

說有隙時說為融所擯而出及說復入融遂敗祐因

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及多遜參知政事乃出祐

冀州後終以陰事中普及普復入多遜果及禍與宇

文融事正孔識共以是許祐之先見 嘗詔於

文館集撰神醫普救千卷中官王文壽監阻其事權

勢甚盛館學皆往謁見待之甚厚祐獨不請謁

人亦以是多之有集三十卷行於世祐死之日家無

餘財摺紳稱其清儉 已上出 太宗朝名臣傳

曹侍中彬小心畏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

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充跡財利未嘗聚蓄局量寬博

喜愠不形未嘗言人過平蜀迴 太祖因從容問

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

職也及固詢之惟薦隨軍轉運沈倫謹厚可任居公

庭必冠帶危坐知對君父不名下吏見百執事必各

拜美為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驄

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自延安還被劾

未得入見彬在邊密遽為上請歸休閣門無雜賓

摠戎伐罪濟以仁恕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

第一

呂正惠公端姿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罪端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故相馮道雅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分俸給之又表為文度孫紹宗

錢樞密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事繼母以孝聞所至推誠待物委任素佐而揔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士類孜孜不倦後進多所嚮慕其在樞近同年生有為縣佐每謁見若序齒而拜之

李文靖公沆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謹密

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重溫雅公忠直諒近代之賢相也

郭尚書贊初作賦頗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謗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之日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善者召還慰諭俾復就舉遂預薦中第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有言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耳 太宗即時復紳

段之美
里小人
事特
未月
味交

官蒙正終不自辯未幾罷政柄會置考課院得紳舊
事實狀然為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復入相 太宗
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在西京日內臣之
貴要者將命而至蒙正接之不逾常禮時人重之
王文正公旦端重介直操履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
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臨事莊厲不可犯其為相也
屬罷兵之後朝廷求治旦能遵守法度承導善意妙
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謹惜名器叙
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
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縉紳咸伏其平恕久於
其位始終如一 上優待之冲澹庶欲奉身至薄

所居甚第甚陋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飾帷席懼而
不許在中書未嘗奏蔭諸子婚姻不立門閥事官婢
有禮與弟友愛甚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
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風德為國宗臣 上
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

杏龍圖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之以獻道即
令計直挂錢於木上而去家甚貧多娶親識之悖獨
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
廢弃孤露者待之愈厚多周給之嘗有僚女貧為人
媼道知而賜之為嫁士族縉紳推服其履行
趙文定公安仁質直純慈敦守操行外晦內明無矯飾

木
不
分
千

小心畏謹以謙退自處有所獻替退公必削崇尤寬
怒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愠色女弟宣居
取歸給養其甥尚幼躬自教導為畢婚嫁甥卒并葬
其父及諸親少與宋元與同學元與門地貴盛待安
仁甚厚元與早卒裔嗣衰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
訓諸子手寫周易論語孝經老子凡七子人授一部
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
籍手自儲校

崔吏部遵度深於文學篤厚長者與物無競口不言是
非冲澹清介恬於勢利遵度就舍甚湫隘中有小閣
手植竹數竿朝謁之暇默坐其上彈琴獨酌條然自
適殆忘寢膳處世寬合然與人交終始無改士居十
多之已上出 真小朝名臣傳

初張文節公知白參知政事而王欽若為相論議多相
失因而請解去及丁謂為相欽若謫司農卿分司南
京乃徙知白南京意其報怨及至待欽若加厚論者
多之

龜文元公迴樂易純固服道甚篤雖貴執無所摧屈嘗
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
免駸膚之傷

正文正公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
審而中理性純儉衣無華采居家執御罕見其喜愠

色人無敢干以私每入朝盛朋進止如有尺寸

狄悉學裴在河中時內臣旁午有自矜權寵者欲引援之裴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會官侍從豈晚節緣近侍以希進哉及其終家無餘貲

兵龍圖遵路性夷雅謹重憲言笑善與人交初若平淡然風義久而彌著立朝敢言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惟工部立性淳謹喜論事大中祥符中真宗方修

封禪之事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為治道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所施用

韓文忠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而有法雖燕居未嘗見惰容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為昏葬之

章文憲公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

章獻太后常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子弟親戚皆抑而不進

嵇內翰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謂其子弟曰穎謹厚篤學若曹之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為文多納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藁為序以獻之穎不

荅亦不以獻

范文正公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
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
莊里中以贍宗屬汎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
巷之人皆知其名字又所至有恩鄧慶二州之民與
屬羌蓋像而生祠之

杜正獻公衍素清約初無居第既退始卜家南都餘十
年出入童指六七人若平生無軒冕者

孔寺丞旼隱居龍興之龍山下性介潔好讀書家有田
數頃賦稅嘗為鄉里所先又歲飢賙所不給者未嘗
計其家有無故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

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州以行義聞賜之
粟帛又給復其家已上出 仁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行已

宋文憲公庠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亦畏法在
 州使工麗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
 而取予者皆波罰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
 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
 子監鞠院因出借縣人員物挾之道死死者實以他
 疾而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
 此何足以為罪也人以此稱庠長者出名世傳英宗朝
 胡文恭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與人
 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

力學

可回止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後事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人多稱之

彭尚書思永清謹長者尤長於吏事年八九歲時晨得闌遺金釵於門外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以物色訪之果墜釵者也即以與之吏謝以錢思永笑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饋遺張恭安公存性孝友始罷蜀州師得蜀州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諸母及日弟姨妹恣擇取之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為之婚嫁為人莊重雖家居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

呂諫議誨初祖端卒家日益貧誨既仕自奉養薄甚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二逐皆以彈奏大臣不法不去不已由是有鯁直名

歐陽文忠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雅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

張侍讀環雖資長者然遇事輒言數忤權貴屢黜不悔

恬於進取其不磨甚遷官者率嘗至十餘年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于洛蓬華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路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肯無不親之為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為絕俗之行

張康節公昇忠信儉謹不受請謁分俸祿以及九族故舊退居十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者老而耳目聰明

單光祿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鬪鬪者鮮近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以養者兄也不可不代之死乃趣往鬪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門孟陽益陽告以故鬪者感歎遂不訟

曾舍人輩少孤奉母孝鞠養四弟九妹甚友愛宦學婚嫁一出輩方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司馬文正公光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下則為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端明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晁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

實有焉

朱觀使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得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有白鳥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由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弟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張正議問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遣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古古用父命亦不受凡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以還种氏陳教授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迫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學不羣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示之鄉里饋遺絲毫無所受歲收偶有餘推以濟貧乏

馮文簡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殺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彭待制汝礪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為御史嘗論呂嘉問及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坐奪一官平時與蔡確異趣使外十年確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為采其母葬之又葬其妻且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煥未官而死經理其後甚至

文忠然公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趙郡王世開事繼母三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己子執母喪哀毀一夕髮半白捐金帛以贖族人之貧及不能葬者已上出 哲宗朝名臣傳

王御史回召為睦親廣親宅講書鄒浩貶新州人莫敢領回獨為之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追詣詔獄人為回懼回處之晏然獄具削籍遣還其鄉回即日徒步出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不答

范開府純仁性克易寬簡樂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
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檢
如所得俸賜皆以贖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
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蘇司空頌天性仁厚字景圖遠喜溫不形於色資質端
靖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王參政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
至有斥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馱
足者王存乎少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存貴求得其
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
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
廟存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已出

曾閣學孝廣為人嚴重不妄取與平居必正容色大書
修謹二字銘諸座右

任提官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蜀
人師仰之為諫官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
治體

陳觀使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父母喪廬墓鄉曲重
之初蔡卞知其才待遇加禮瓘不肯附麗瓘恬於進
取雖諸公交薦徃徃退避迨居言路所疏姦惡雖所
舉不避也

蘇朝散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

使人求其文元老拒弗與為考功也郊恩當任子以
季弟元凱早亡乞奏補其仲弟元亮使收養其孤朝
廷從之

黃直閣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
橫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
之時議推重已上出 徽宗朝名臣傳

司馬尚書朴累調晉寧軍士曹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
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
之不唯亂常人且不合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
薦之

譚端明世勳為秘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
修書館中譚事者皆越次陞擢世勳坐直舍繙書竟
日泊如也宦者梁帥成貴幸好招延文上立能致人
通顯其黨有與世勳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勳謝絕
之更六年不遷並出 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六

行尸

仁宗在東京魚簡肅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敢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罪大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
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無識臣者 真
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
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 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
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 章獻皆用之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贇公赴官公
曰常州遠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
正曰爾前日以遠為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
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
在側文正公不強之卒終養焉

真宗喜談經一日馮元談易非經庭之常講也謂元曰
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齋亭閣選純孝之七三數
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笑
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去元薦查道李處已李
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歛州人母疾嘗思鱖羹方
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鱖魚尺餘
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浮
翳及睛但舌拭十日勿藥目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
行簡父患癱極痛楚以口吮其敗骨不唾于地父疾
遂平 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丁晉公言凡士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
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丞政趙嘗視其

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 聖上嘉賞
未嘗喜遇 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其台輔
之器也

范文忠公鎮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
富鄭公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
節 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
反覆熟慮必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
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
送客未常降階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
客踧躅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
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奉

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趙康靖公繁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
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
報怨出於志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
婁師德之徒

端明殿學士蘇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
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
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資政殿學士王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
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
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其乎故自

東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張文定公方平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寶文閣待制彭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

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

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友問遺無

及門者

杜正獻公衍為樞密參政事范仲淹嘗出衍門下數年事上前衍不以為恨而仲淹益服之

范忠宣公純仁文正公第四子長子純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純粹純禮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憂

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之風焉

龍學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張文節公知白在相位謹名器無毫髮之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平江南倉庫府庫一委轉運使彬

無所問師還舟中唯圖籍而已

國子博士毛應佺知賓州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貝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徃徃舳艫相銜尾竭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錙銖南國之貨

賈黃中興國中參

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

一日案行府寺觀一隙舍局鏘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啟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之況亡國之遺物乎賜二百萬以旌其潔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

珠蚌胎也在任無不垂涎太守而下輕其估悉

馬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奏覆上

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

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寬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所
以
為
難

多有後
物在
一
不
狗

扈郎中稟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
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
又丘太博舜元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
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
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諫院公數以言事 上未聽納因

登對面奏曰臣言可用願朝廷采納臣言不可用願

罷言職重行竄貶 神宗諭曰官家留卿不可堅求

去公奏曰臣為言官而言不見信於 陛下雖

聖恩隆予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

家待罪不就朝廷知不可強罷公知諫院依前直

集賢院起居舍人同籍起居注同管國子監時執政

密使所親謂公曰 上既堅留公又依所請罷言

職仍依已擬除制誥可出而就職矣公曰某言既無

狀今雖罷諫院而以美官見誘是以貪夫畜某也如

朝廷用某言則勝於得美官矣如言不用雖萬鍾亦

不敢受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皆以功遷官陞城使桑湜獨

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

執政曰眾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眾人皆受必

有功也湜自知無故不受竟辭之時入重其知耻

李華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閭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

見卷六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乖曰我若昔謾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之馬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捫捫乎道之不行命矣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

侯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于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孫宣公奭以太子太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

右所居之德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

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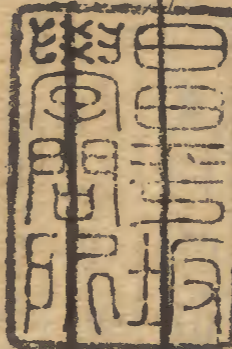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
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
陽脩皆一時文士遊賞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
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遊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
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
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
仕葺幽亭藝花木足迹不及城市至年八十餘矣一
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膏輿
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仕挨多過客衆延卿
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
已數公踈爽闔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
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喜
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果款而進文僖喜
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報中牌府吏牙兵列庭中
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洙指而告曰留中
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
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
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
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
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
耶歎息累日不止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載為御史有能名

真宗嘗自

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

承議郎程顥為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臣已上出皇朝名四科事實



皇朝仕政規範卷第六

